

書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王制第五

陸曰如字徐于況反盧云疏正義曰案

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人之言今以周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荅臨頌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

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疏王者至五

夫曰卿王者如字徐于況反十日人一反疏等正義

凡此一經論為王者之制祿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

凡王者之制度祿爵為重其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

並南面之君凡五等也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
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也南面之君五者
法五行之剛曰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曰不以王朝之
臣而以諸侯臣者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
自在其數謂制統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故
不取王臣也此作記者雖記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摠記三
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不云帝皇制也不云天子制者白虎
通云王是天子爵號穀梁傳曰王者仁義歸往曰王以其身
有仁義衆所歸往謂之王王者制統海內故云王制不云天
子制也凡王者不得稱官故學記云大德不官而得稱職故
詩云哀職有闕考工記云國有六職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是
也此非互文以見義既天子不官亦當不主一職若以主天
下為職亦得管天下制祿援神契云祿者錄也故鄭注司錄云祿之
言穀年穀豐乃後制祿下為官矣祿者穀也故鄭注司錄云祿之
錄也上以收錄接下以名錄謹以事上是也爵者盡也熊
氏云醮盡其才而用之故白虎通云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
是也按下文云位定然後祿之又大司徒云十有一日以賢
制爵十有二日以庸制祿並祿在爵後此祿在爵前者祿是
田財之物班布在下最是國之重事須裁節得所王者制度
重之故在於先故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

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祿又云君十卿祿並先言
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熊氏皇氏以
為試功之祿故在爵前按此王者制度必當舉其正禮何得
唯明試功之祿下云君十卿祿豈試功乎熊氏皇氏之說於
義疑也公者按元命包云公者為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侯
也侯王順逆伯者伯之為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
德男者任功立業此五等者謂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
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為名而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
爾雅侯為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諸伯者嫌是東西
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下大夫倍上
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
此上大夫卿外惟下大夫之中更分為上下耳卿之外更有上
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為上下耳卿者白虎通
云卿之言嚮也為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上者
事也皇氏熊氏皆為任職事其大夫之稱亦得兼三公故詩
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上大夫卿亦兼孤也故春秋陽處父
為大傅經云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孤亦稱公故鄉飲酒
禮云公三重是孤也卿亦得稱公故春秋襄三十年傳云鄭
伯有之臣稱伯有曰吾公在壑谷士既命同而分為三等者
言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細分為三卿與大夫德高位顯

各有別命不復細分其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摠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領為名若指其所主則謂之職故周禮云設官分職通卿大夫士也知諸侯亦為官者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為官也若細而言之諸侯非偏有所主則非官也故學記云大德不官注云天子諸侯是也諸侯亦稱職故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述職謂諸侯朝天子是諸侯稱職也其爵則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鄭注周制以士為爵死猶不為諡謂士也周則士亦有爵故鄭注周制以士為爵死猶不為諡謂是也注二五至十日。正義曰知象陰陽者按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注云五精是其摠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巳辛癸是也。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暑同也此謂縣內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

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亦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勅直遙反。卷內皆同。畿求衣反。狹音洽。後文同。大平音泰。斥昌石反。黜陟上丑律反。下竹力反。爲有亦爲有。同。疏。天子至附庸。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卿受地多少之法。各隨文解之。注象曰。至元士。正義曰。按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于里。故云象日月之六亦取暑同也。者按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

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丈是于里同一寸也細而言
之就千里之內亦漸漸分數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畧而言
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畧同故云亦云以祿公卿大夫元
士者即下文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以下是也按
下注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言公卿大夫元士者舉正者言
之耳。注皆象至治民。正義曰皆象星辰之大小也者按
元命包云王者封之上應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為鄭房心
為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為附庸是象星辰
大小也非但象星辰其百里者又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
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是取法於雷也其七
十里者倍減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故孝經云德
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云
不合謂不朝會也者謂不得與諸侯集合朝會天子也云小
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運以其國事附於
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為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
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庸也云元
善也善士謂命士也者按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故元為
善也按周禮注天子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云善
士謂命士則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稱元
者異於諸侯之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

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故下文云小國之卿與下
大夫一命是士不得命也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
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
十里則不得為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如此經文不直
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經指夏爵三等之制如此經文不直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為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
其國則少於夏也云殷有鬼侯梅伯按明堂位云脯鬼侯又
禮諸侯於廟楚辭云梅伯菹醢是殷有鬼侯梅伯而脯之
者證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後稱公則殷亦有公可知也云春
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者按公羊傳桓十
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為一也辭無所
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也辭無所
所貶皆從于春秋之時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伯今鄭是伯
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喪降而
稱名非為貶責稱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為
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為一皆稱伯
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
之君大者亦稱伯故書序云巢伯來朝注云伯詩也南方遠
國云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

十里也云異畿內謂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標異畿內特謂之子爵雖為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內據下文有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是與夏不同也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荅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者按尚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既云列爵惟五故知增以子男也云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者解所以列爵既五則應五等之土上公五百里以下猶因殷之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等以雖伐紂九州之地尚隘狹未得五等之封故也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者斥大謂開斥廣大於先中國方三千里今方七千是斥大九州之界也武王既列爵惟五是意欲為五等之封但為界狹今周公為五等之封是成武王之意云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司徒職文云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者謂周之諸侯既以有功封建其國所因殷之諸侯既無大罪不可以絕滅亦如周之

諸侯以勲多少黜退之升陟之殷之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則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是陟之也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為惡者皆黜退之不復得為諸侯或黜威至七十五十里或有罪黜為附庸也云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謂其不以功過黜陟者謂平常諸侯皆益之地使滿百里焉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鄭鄭荅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為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為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鄭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於虞虢百里之意云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者解畿內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內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之者本以祿賜羣臣不須增益其地以其不主為治民者也外土諸侯本為治民須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有二十里之國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此以為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應五篇虞家質應三等按虞書韓五

瑞修五禮五玉豈復三等乎又禮緯舍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按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為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

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為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曰肥墾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請府史之屬官

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為糞分扶問反食音嗣下同徐音自差初佳反徐初宜反下注同墾本又作墾苦交反長丁丈反下文及注皆同糞方運反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

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

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

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

十卿祿

此班祿尊卑之差

疏

制農至卿祿。正義曰此一節論

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祿各隨文解之。注農夫至為糞。正義曰農夫皆受田於公者以經云制農田是王者制度授

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云肥墾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按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

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眾也男女五人

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舉中而言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者為中地之上六人

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上下地之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

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從十人而

以至於二人此經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據準庶人在官之祿最

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十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為上地即上農夫不言

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亦與司徒不異也既有九等按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

三百畝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

易各為三等則九等也按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入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療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為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為平地出稅按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為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為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尚書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

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所以上農夫得食九人者以史記云上地畝一鐘鐘六斛四斗百畝百鐘則六百四十斛按食貨志又云上孰其收自四斛則百畝四百斛也按廩人中歲人食三鬴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其民之常稅不過什一又庶民喪祭費用又少且年有豐儉不恒上孰崔氏以為畝皆一鐘人恒食四鬴又為什二而稅又云祭用數之什者苟欲計筭使合其義非也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者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長謂冢宰為天官之長司徒為地官之長自所命或若大府為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男之士雖無命亦當命於國君也以其稱士故也注此班至之差。正義曰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為節按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

地者言之故鄭荅臨碩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

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

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親聘並會之序也其爵

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疏次國至大夫正義曰此一節

在上耳。規吐帶反疏論諸侯使卿大夫士親聘班序

行列之法各隨文解之。注此諸至上耳。正義曰經文既

稱大國小國大小並在則非是特來故知使卿大夫親聘並

會也云其位爵同小國在下者爵同謂同作卿也據經文小

國卑於大國故知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云爵異固在上

耳者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經云小國之卿位當大國

之上大夫是小國之卿爵異於大國之大夫其爵既異固當

在大夫之上必知爵異小國在上者以其卿執羔大夫執鴈

使卿絺冕大夫玄冕故知小國之卿不得在大國大夫之下

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謂其

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

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

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

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數亦無出

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為微疏其有至三分正義曰中士

三分如字為介音界疏者謂次國之士下士者謂小

國之士大國之士既分為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為三分

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

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次國為上而

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

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為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

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注謂其至為微。正義曰言謂其為介者皆聘禮士介四

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是也本國出使其

行至他國與諸國並會也云此據大國而言者以經必云中

士下士不云上士是文以大國為主以中國下國來當之故

知據大國而言云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

為下者解經之中士為中國之士下士為下國之士經雖無

上士之文以中士下士類之則上士為大國之士也就上士中士下士之內各分為上九中九下九言大國之士為上不解經之上字者自謂次國以大國為上小國以次國為上耳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者即祭法庶士是也云春秋傳謂士為微者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公羊傳云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謂士為微也○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

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建立也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其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

百皇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一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二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問音開章之疏凡四至十國○正義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九州尚反州別建國多少及附庸間田之法如鄭所注此經云是殷法也周禮則九服夷鎮蕃三服謂之四海四海之內謂要服以內殷則服數無文則必不與周同按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晦聞於禮義此言四海之內謂夷狄之內也地方三千里以開方計之

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九其一為天子縣內下文具之以外八州州別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是公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是侯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伯國也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必二百一十國者按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也其餘以為附庸間田謂置二百一十國外之餘地為附庸間田也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間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者則下文云方百里者七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注建立至地也○正義曰建是樹立之義故建為立也云立大國三十三公也者鄭以天子縣內三公之國亦百里今畿

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內三公之地故云十三公也每十
箇國則準一公是三十國準於三公也云立次國六十六
卿也者亦以畿內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十
里故知準擬六卿言十於六卿也云立小國百二十二小
據有職事者言之故為六卿也云立小國百二十二小
也者小卿則天子畿內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
十里是準擬大夫當十於十二小卿俗本誤也定本云十二小
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云名山澤不以
封者與民同財者若封諸侯則諸侯為主若不得取其財物
故不封諸侯使民共取故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是也云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者既不封諸侯其諸侯不
得障塞管領禁民取物民既取物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故澤
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是也定本云
不得不管亦賦稅而已謂雖不封諸侯諸侯不得不管若如
此解則於而已二字為妨恐定本誤也云此殷制也者以夏
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
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實夏之末年亦與殷同方三千里故
下云天子之縣內鄭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又
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土地滅國數少是也云周公制禮九
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按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
相距為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是要服以內為中國也云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
四者言設法謂假設為法非實封也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
方五百里則四公注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是不實其必知
不實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則惟
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
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二十五箇
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一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云又封
方四百里者不過六者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一
十六六箇一十六為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為六箇
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
百里之方四云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者以一箇三百
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為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
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
百里之方一云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箇二百里之方
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箇二百里之方一猶餘
將此百里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者謂
六則為一州二百一十國也云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

者以其上惟云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不顯其數多少直言
盈上四等之數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滿二百一十七須百
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五
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則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則六
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
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是處地方千里
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
方六、封侯之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六、封伯十一、
猶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方內總餘百里之方五、得
為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方更得五十九外箇百里之方
是滿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也按鄭注大司徒云侯
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故餘四十一也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
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今一州准
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今一州准
百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男二百一十國附庸者鄭
注司徒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
皆有日此云州別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司皆設法而言
非實事也注侯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為公為四百里
之上加九同得進為五百里也伯於三百之上加七同得為
四百里進為侯也子於二百之上加五同得為二百里進
為伯也男於百里之上加三同得為二百里進為子也言同

者謂積累眾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也鄭注司
徒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也又鄭云魯以周公之故得兼
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百里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
七十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

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

士以為間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

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也其餘三
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
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
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
餘九亦以特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
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盼讀為班○盼音班賦也
疏天子至間田正義曰此經明天子縣內之國數多少
及祿土之法按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今
此特云縣內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按鄭注益稷
云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畿

內惟有九十三國者蓋夏之一代畿內稱縣當夏禹之初有
 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成故與禹世不同未知於時縣內
 國數多少湯承夏末之後制為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
 夏之餘國數是殷湯之制故與四百國不同也名山大澤不
 以盼者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
 既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者亦為與民
 共財不障管也雖不障民取其財物亦人之王侯即周禮山
 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祿士以為問田者謂九十三國之
 餘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
 以九十三國以封公卿大夫故特云以祿士其實公卿之子
 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
 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九十三國之外既云視元士
 則此祿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為問田
 則周禮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所以畿外
 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問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問
 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問田少畿內每
 須盼賜故問田多依周禮問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
 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為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為采地公則於
 五百里為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
 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未知

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內采邑大小未聞則鄭注小司徒云百
 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
 是謂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又注大司
 徒云畿內之制未聞是知疑而不定此云祿上謂無地之士
 給之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為采邑耳其實春秋之時公卿亦
 有無地者故春秋經劉子單子是地者稱爵王子虎卒是
 無地者不稱爵也○注詩殷至謀焉○正義引詩殷頌者
 是玄鳥祀高宗之篇證殷稱畿也云周亦曰畿者周禮職方
 云千里曰王畿是也云為有致仕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既
 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餘
 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
 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
 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有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
 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云三
 孤之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
 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三非差次也云以其無職佐公論道其
 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也云以其無職佐公論道其雖
 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者按周禮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
 參六卿之裏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

官。故云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不須致仕之後朝上更別立官。故知不有致仕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二國。天子之元士諸

侯之附庸不與。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

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與音預注及下注不與同。塗音徒。要一遙反。下要服皆同。并必政。疏。凡九至不與反。又如字。滅古斬反。關盛衰並讀如字。節。摠明殷之畿內。畿外國數之法。前文云。凡四海之內。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明天子縣內殷之畿內國畿。此經摠明殷

之畿內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

侯之附庸不在數中。故云不與。商王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

入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國。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

并王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則下

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諸侯附庸不在千七

百七十三之數。注春秋至而聞。正義曰。引春秋傳者。哀

七年左傳文。時魯欲伐邾。孟孫不欲。諸大夫答孟孫云。禹會

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又襄二十

五年傳云。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

會稽別也。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

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是以張逸疑而問鄭。按左傳。禹

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於會稽。防

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

用外傳內傳語者。鄭意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侯爲守土之

祀。故云。禹朝羣臣於會稽。羣臣則諸侯也。鄭云兼用外傳內傳語者

禹朝羣臣於會稽。是外傳語。執玉帛者萬國。是內傳左氏語

云。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者按觀禮。諸侯享王。璧以帛

是執玉帛也。按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犖。鄭注。貴寶若白狼

白鹿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惟謂中國耳云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鄭言此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而不得有萬國故云然也按萬國之數鄭注臯陶謨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鄭又云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為公侯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為伯七十里之國二又以百里之方一為子男五十里之方一為伯七十里之國四是以百里之方三封國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國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為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餘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為公侯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為伯七十里之國四百有奇又以千里之方二為子男五十里之國八百摠為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及奇餘為附庸山澤故州有千二百國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略據子男為言非實法也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

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答之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注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為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此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必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何有同積墓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為四百國耳云禹承堯舜而然矣者以堯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寬廣不制以法故中國五千里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更廣而有萬國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內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衛服是三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蠻服是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內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也按尚書咎繇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也故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當

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
彌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也云夏末既
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者以湯承於夏末中
國惟方三千里明所因有漸承夏末之地也云天子縣內是
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為殷制者正以
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
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
據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廟及下雜論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
兼載焉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內
亦方七千里者言復唐虞舊域謂治水之後舊域也按周禮
職方云方千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藩服蠻服則要服是分其五服為九以要服之內
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考按洛誥
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考千七百七
十三諸侯其數與此同是則因殷諸侯之數也按大同徒公
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廣其土也殷爵三
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凡六考經說曰周八百諸侯布列

五千里內者此孝經緯文云于八百者舉成數其實亦千七
百七十三諸侯也布列在中國五千里之內云此文改周之
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為說也者此文謂此孝經緯文
改周之法謂改周公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
三千里故云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若指文言之盛謂周公
制禮太平時也衰謂夏末殷初之時也盛衰之中謂武王時
也若以當代言之衰謂周末幽厲之時與夏末同盛衰之中
謂昭王恭王之時與武王同云終此說之意者謂終竟此孝
經緯所說之意云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者謂一
州之內千里之方有三而一州建二百一十國但未知國之
大小及封建制度故云未聞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
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餘為天子間田許慎謹按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
邦從左氏說鄭駁之云而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
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二
二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進王制于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
千八百者舉其全數又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
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按以今漢
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

尚書說鄭氏無較與許同按易下繫云一君二民君子之道
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鄭注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
里為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
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
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
千里之士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
士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實○天子百里
無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廣狹為優劣也

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

財用也御謂衣食○共音恭天子至為御正義曰此一節論畿內

至衣食○正義曰經云百里之內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
距則二百里經云千里之內以為御者謂四面相距為千里

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者依
周禮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稅所給

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給者按周禮大府九賦之泉各有所給
故其職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

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
邦縣之賦以待幣貨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

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謂其
文書財用也者以其稱官是官府所須故為文書財用御是
進御所須故為衣食但官是卑褻故用近物御為尊○干
重故用遠物此為般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干

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

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

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

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帥色類反八州八伯五十

六正百六十八帥二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

其屬屬於天子之七七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

曰二伯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

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失冉反一音
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二伯之事各隨文解

詩照反
已流卷一

之。○注。屬連。至曰牧。○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任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名。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者。既長諸侯。非賢不可。故知賢侯為之。言因者。因其州內賢侯。非州外別取州牧。則知以賢侯為之。故詩旄丘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為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答云。侯德適任之。謂衛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伯之賢者。亦可進為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為牧也。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為五等諸侯。九州之伯。鄭答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為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為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為九伯也。按鄭志。注尚書為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既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立五侯。九伯。畿內有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州長既用賢侯為之。則卒正連帥。屬長節級。用伯子男賢者。而為之。鄭注。曲禮云。二王之後。不為牧。則殷亦當然。殷既亦有連屬卒等。則周亦然也。故詩旄丘責衛伯不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按尚書舜典云。觀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稱牧也。虞雖稱牧。亦稱伯。故書傳云。惟元祀。巡此四岳。八伯。按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建其牧。是周稱牧也。故云虞夏及周。皆曰牧。○注。周禮至主之。○正義曰。九命作伯。大宗伯職文。春秋傳曰。以下。春秋隱五年。公羊傳文。故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千里之內。曰帥。服治田出穀稅。千里之外。曰甸。采。九州之內。物以當穀稅。○采。蒼改。曰流。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反當丁浪反。又如字。○千里之內。曰流。○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畿里蠻。二百里流。○疏。千里至曰流。○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畿之外。或貢。或否。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服治至穀稅。○正義曰。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稅。無甸字。知甸是服治田出穀稅者。按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及秣粟米之等。是甸為治田也。○注。九州至穀稅。○正義曰。經云。千里之外。曰采。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而面別去王城千五百里。今

五百里以爲畿內千里之外惟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是也。注謂九至里流。正義曰：流謂九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殷則面別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爲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內，爲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二元士。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疏：天子至元士。正義曰：此一百之數。注此夏至數也。正義曰：以周禮其官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以證之。直云百不云百二十，故云舉成數也。王制之文，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言之，或舉夏或舉殷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

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

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選官戀反，見賢遍反，與音餘。○

疏：大國至七人。正義曰：此一節論夏家天子命諸侯之

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夫

謂公與侯也。殷周大國並公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

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

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

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合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按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

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若有軍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為治。今襄公乃益司馬，故云作三軍，踰王制，故譏之。下卿即大夫也，故此云下大夫五，上士二十七，人者云上士者對府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而鄭注再引王制以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大夫若五，則知餘亦不異也。且冢宰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也。周則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為異也。下文備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按鄭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按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按周禮三命受位，鄭云謂此列國之

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若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則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而鄭今云一卿命於王，者謂子男之卿亦得王命，而彼注三命下云列國卿三命者，此自據侯伯為言，以會彼三命受位者耳。注或者至卿與正義曰，鄭又為一說，畿內之國唯置二卿，並是其君自命之。今記者或欲因子男此文，以見畿內之法，故捨去了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使佐方伯，領諸侯。○監古疏。天子使其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別各置三人之事。天子使其大夫者，謂使在朝之大夫往監於方伯。每一州輒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為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則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者為武庚也，與此別也。

天子之縣

內諸侯祿也

選賢置之於位其國

疏

天子至祿也。正義曰此一節

論天子縣內食采邑諸侯得祿不得繼世之實此言縣內則
夏法也言諸侯祿者得采國為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也故下
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
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也故經直云
祿也則子孫恒得食之有罪乃奪之此云諸侯下云大夫不
世爵則諸侯摠據大夫以上而司其諸侯則共熊侯豹侯鄭
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鄭惟據三公及王子弟者以下
別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故諸侯惟止三公及王子弟而已此
父死子祿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此雖論夏法殷周亦然畿
內諸侯父死視元士若有賢德乃復父位若畿外諸侯父死
未賜爵亦視元士除服則得襲父故位下文云未賜爵視
天子元士以君其國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也必知列國未
賜爵亦視元士者以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外諸侯
是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韎韐之服是也
嗣也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疏**外諸侯嗣
以此一節論外諸侯父死子得嗣位之事此畿外諸侯世世
象賢傳嗣其國也故下云諸侯止于世國所以畿內諸侯不

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非
賢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勞效又在外少
事故得世也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
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
祿不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
故位許慎謹按易爻位三為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尚書
云世選爾勞論語云與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
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祿也從左氏義
鄭氏無駁與許同殷之大夫亦世祿故祭義云殷人貴富而
尚齒注云臣能世祿曰富是也其諸侯之大夫則下文云不
世爵祿謂殷禮也若周制諸侯之大夫有功者亦得世祿故
隱公八年無駭卒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論語云管氏
奪伯氏騂邑三百以無功而奪之若有功則不奪也
制二二公一命卷若有加
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二**不**不過七命小國

之君不過五命

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

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命卷音衮古本反復扶又

反冕疏 制三至五命。正義曰：此一經論王制三公已下
音勉。次國小國之君爵命之數，制謂王者制度，言王者
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
齊同，而著衮冕，故云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者謂九命卷龍
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
之常也。則雜記謂之褒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也。與宗
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
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記者以其重，故特云制
也。不過九命，不過七命，不過五命者，此謂夏殷之制也。亦與
周同。注卷俗至之服。正義曰：禮記文皆作卷，字是記者
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讀也。云其通則曰衮者，謂以通理正
法言之，則曰衮，故周禮司服及覲禮皆作衮，是禮之正經也。
故云其通則曰衮。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以此
經雖以殷為主，亦雜記虞夏之事，故鄭引虞夏之制言之。按
有虞氏皇而祭之下，注云：夏殷未聞。此云虞夏之制，天子服
有日月星辰者，此云特謂虞舜與禹相接事相關家，故尚書
堯舜禹之書謂之虞夏書。伏生書傳有虞夏傳，以臯陶謨云
予欲觀古人之象，臯陶謨是虞夏之書，故云虞夏之制，其實
虞也。下文有虞夏殷周四代並陳，故云夏殷未聞也。云周禮
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者，是司服文引之者，證

三公一命衮，然則此經三公一命衮，謂周制也。故以周制解
之。若周以前，則山在衮上，不得云一命衮也。衣服之制，歷代
不同。按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地
玄衣，法天黃裳，法地。故易坤六五：黃裳元吉，是也。衣裳從黃
帝以來而有也。虞氏以來，其裳用纁，故下文歷陳虞夏殷周
注云：其服皆玄纁。下裳用纁者，鄭注易下繫辭云：土記位
南方，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為纁也。按禮祭地牲玉用黃，以
放地色裳，既法地而用纁者，凡衣服著其身，有章采，文物以
黃色大質，故用纁也。衣為天色，玄禮天牲，玉用蒼者，以天色
畫則蒼，夜則玄，衣不用蒼，亦以其太質，故也。然祭天亦有牲
用玄者，尚書及論語云：敢用玄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
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十有二章，故尚書臯陶云：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是也。日一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也，華
蟲六也，此六者皆畫於衣，故言作會。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
天之陽氣之六律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
刺一也，黻十二也。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絺，紵也，謂紵
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龍取其神，火取其明，然則
諸物各有所象，故說日月星辰取其明，山者安靜養物，畫山

者必兼畫山物故考工記云山以章龍者取其神化龍是水
物畫龍必兼畫水故考工記云水以龍華蟲者謂雉也取其
文采又性能耿介必知華蟲是雉者以周禮差之而當鷩鷩
故爲雉也雉是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考
工記云鳥獸此六者以高遠在上故畫於衣宗彝者謂宗
廟彝尊之飾有虎雉二獸虎有猛雉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
雉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按周禮有六彝有雞彝鳥彝等
彝黃彝虎彝雉彝此直云宗彝知非雞彝鳥彝等必爲虎雉
者按明堂位云夏后氏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又周禮陳六
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故六尊之次亦虎彝雉彝在後故知虎
氏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雉彝在後故知虎
雖虞夏已飾於尊但舜時已稱宗彝不得有雞彝之等以周
禮差之而當鷩鷩故知虎雉有毛之物也虎雉淺毛細毛故
也藻者取其潔清有文火者取其明照烹飪粉米取其潔白
生養鬮謂斧也取其決斷之義黻謂兩已相背取其善惡分
辨大意取象如此而皇氏乃繁文曲說橫生義例恐非本旨
此是天子之服其諸侯以下未得而聞按畢陶謨云五服五
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
者謂公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
謂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鄭大天之服自粉米而下與孝

經注不同者孝經舉其大綱或云孝經非鄭注以上所云虞
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
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
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
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
爲績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
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鄭必知日月星辰畫於
旌旗者以司服王自衮冕而下則衮服最尊尚無日月星辰
故知日月星辰不在衣服畫於旌旗也知登龍於山者依舊
山在龍上若不登龍則衮冕不爲最尊故知登龍於山也知
登火於宗彝者若不登火則五章之服自藻而下與鷩鷩相
鷩冕若登火於宗彝之上則五章自宗彝而下與鷩鷩相
然宗彝之下有藻火兩章知不登藻而必登火者火有光明
之盛春秋傳云火龍黼黻禮記殷火周龍章是火貴於藻也
故知登火不登藻自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衮之衣五章
鷩衣鷩衣者三章緇衣一章衣法天故章數奇裳法地章數
偶以下其數漸少則裳上之章漸勝於衣事勢須然非有義
意皇氏每事曲爲其說恐理非也衣章並畫緇冕之衣獨繡

者以粉米地物養人服之以祭社稷又地祇並是陰類故衣
章亦縹也周之衣服既無日月而郊特牲云衾冕日月之章
者謂魯禮也魯以周公之故衾冕亦日月之章其周之天子
所用祭服則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享先王則衾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
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司農云大裘
羔裘也知羔裘者以祭天至質故知羔裘以天邑玄謂黑羔
裘其六冕所祀依冕之先後祭社稷五祀以玄冕質素故祭羣小
祭先王以緇冕陰類故祭社稷五祀以玄冕質素故祭羣小
祀日月雖尊以天神從質故亦玄冕故玉藻云天子玄端以
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孝經援神契云
祭地之禮與祭天同亦據衣服同也又有皮弁以日視朝韋
弁以即戎冠弁以田獵故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
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詩采芑注云韋弁服朱衣裳則韎
韋也其事同鄭志又以韋弁為素裳未知孰是司服又云眠
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
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衾冕其皮弁又
以燕諸公故詩云有頌者弁注云弁皮弁詩人責王不以皮
弁燕諸公此則朝服燕也又以食故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

遂以食又郊祭之前服之以聽祭報故郊特牲云皮弁以聽
祭報又著以舞大夏故明堂位云皮弁素積以舞大夏雖是
魯禮王所同之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知者按射人職賓
射在朝故知用朝服也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明天子燕亦
以朝服故知賓射燕射亦皮弁也司服又云凡甸冠弁服注
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王卒食
而居則玄端此玄端亦緇衣朱裳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玄
端朱裳謂之端者已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袷尺八寸其
玄端則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玄端也哭諸侯則爵弁故檀弓云
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玄端也哭諸侯則爵弁故檀弓云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紉衣爵弁者加爵頭色又有素服凶
荒則服之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其衣服首飾大裘
之冕其冕無旒故注弁師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
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凡冕之制皆玄上纁下故注弁師云皆
玄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為中以三十升玄布衣之於上謂之
延也以朱為裏但不知用布繒耳當應以繒為之以其前後
旒用絲故也按漢禮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也又董巴與
服志云廣七寸長八寸皇氏謂此為諸侯之冕應劭漢官
儀廣七寸長八寸皇氏以為卿大夫之冕服也若如皇氏言
豈董巴專記諸侯應劭專記卿大夫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

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為定也今天子五冕之旒皆用五采之
 絲為旒垂五采之玉故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五采纁十有二
 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鄭注云每就間蓋一寸旒別有五采玉
 十有二衮冕故前後各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九
 用玉二百一十六毳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絺冕五旒
 玉百二十七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皮弁縫中亦五采玉十二
 故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鄭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
 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韋弁亦然故弁師云諸侯及孤卿
 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弁弁弁弁弁弁弁弁弁弁弁弁弁弁
 皮弁同也其冠弁亦與皮弁同故注弁師云不言冠弁冠弁
 兼於韋弁皮弁矣自此以前皆王者之服祭服則以衣名冕
 象上古先有衣後有冕皮弁以下則以弁名衣餘服既輕舉
 為重故也其諸侯以下則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
 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
 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公之衮冕
 數與王同其就數則異故鄭注觀禮云上公衮無升龍其旒
 則九不十二也其三公司服無文按射人三公執鸞與子男
 同則服毳冕也凡此諸侯所著之服皆為助祭於王若助王
 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之服若其從王祭祀
 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逐王所著之服不得踰王也自在國

祭其先君則皆玄冕故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鄭云端當為
 冕其二王之後祭受命之王各服已上之服其自祭餘廟與
 諸侯同有孤之國其孤則絺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此皆謂
 助君祭服也無孤之國卿紳冕大夫玄冕以注玉藻云諸侯
 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夫卿也則服鞠衣其夫大夫則服禮衣
 其夫士則服祿衣以此言之卿紳冕大夫玄冕士爵弁也此
 服皆謂助祭君也若其自祭則皆降焉諸侯士則玄端大夫
 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玄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公之孤
 爵弁以自祭故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
 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鄭注云爵弁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
 子卿大夫則無文諸侯當玄冕以祭其孤卿之等當爵弁也
 大夫則皮弁知者以諸侯大夫朝服自祭故知天子大夫亦
 用朝服自祭朝服則皮弁故鄭注玉藻云四命以上齊祭異
 冠按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侯既用玄冠而
 齊則孤卿大夫以下並用玄冠齊也諸侯玄冕而祭天子孤
 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天子大夫皮弁而祭之皆與齊時
 玄冠不同故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其三命以下玄冠齊玄
 冠祭是齊祭同冠其諸侯則皮弁以視朝朝服以視朝章弁
 以即戎與大夫同諸侯田獵亦用章弁故左傳衛獻公射鴻
 於圃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

皮冠豹舄諸侯又以皮弁受聘享故聘禮公皮弁天子諸侯亦以玄端燕居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是也諸侯亦以朝服食夕則深衣故玉藻云朝服以食夕深衣祭牢肉又大祥之祭服朝服故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大祥以後則麻衣麻衣則白布深衣也但緣之以布耳又有長衣遭喪權時所服故聘禮云主國之喪主人長衣待復是也其長衣制與深衣同但緣之以素長衣之袂稍長故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揜尺深衣則緣而已其中衣制如長衣在上服之自天子以下皆有若祭服中衣用素故詩云素衣朱襮其他服中衣用布故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其天子卿大夫士以皮弁為朝服諸侯卿大夫士以玄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修袂袂三尺三寸故也其大夫以上所論玄端者皆其制與士同其大夫士按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其大祥朝服及既祥麻衣並與諸侯同天子祥禫其服無文或亦與諸侯無異其首飾諸侯皆以三采為藻垂三采之玉公衮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絺冕三旒玄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毳冕五旒絺冕三旒玄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若熊氏之義公以下諸冕其旒並依命數不減其章弁皮弁冠弁縫中之玉各依

命數玉皆三采朱白蒼也孤絺冕而下其旒及玉皆二采朱綠各依命數其皮弁章弁冠弁玉亦二采各依其命數其一命大夫玄冕及士則爵弁皆無旒知諸侯以下首飾藻旒玉數如此者按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章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故鄭注云纁旒玉璆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七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章弁皮弁則侯伯璆飾七子男璆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璆飾四三命之卿璆飾三再命之大夫璆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其章弁皮弁之會無結飾不言冠弁。大國之卿不過二命冠弁兼於章弁皮矣是也。

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疏大國至一命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少不同之衷。注不著至一命。正義曰經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以大國之下五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

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既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制也按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為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為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為三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為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摠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云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文以經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故引公侯伯之卿三命以對之周禮公之孤四命不與三命相當故不引之也。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行下孟反。論辨然後使之。

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任事然後爵之。爵謂正其秩次也。任而鳩反。位

定然後祿之。與之以常食。疏曰此一節論擇賢材

任以爵祿之事各隨文解之。注辨謂至辨之。正義曰辨謂考問得其定也者謂官其人必先論量德行道藝今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引易曰問以辨之是易文言文。任事然後爵之。正義曰爵謂正其秩次言雖考問知其實有德行道藝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

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

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

之以刑困乏又無賜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別者使守圜髡

使卿為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者按昭三年左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大叔畧而不言此亦據傳文直云大聘與朝不云比年小聘按左傳文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如鄭此注唯據文襄故鄭云此晉文霸時所制又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為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熊氏或以此為虞夏法或以為殷法文義雜亂不復相當曲為解說其義非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按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為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為四部四年又徧摠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書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書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虞夏之制但有歲朝之制其諸侯自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則

無文不可知也鄭此注虞夏之制即云周之制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經有明文故指而言之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按春秋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制古之制也按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殷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為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實虞也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今知諸侯歲朝唯指唐虞也其夏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無文也云周之制以下周禮大行人文故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采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為四部分隨四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是方別各為四分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觀秋近

北者過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於西故稱韓侯人觀鄭
云秋見天子曰覲又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
於東方近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
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外可知悉
按大宗伯云春見曰朝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夏見曰
宗注云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注云覲之言勤也欲其
勤王之專冬見曰遇注云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
曰會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
之事即春秋左傳云有事而會也殷見曰同注云殷衆也十
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每
當一時一方揔來不四分也此六者諸侯朝王之禮又諸侯
有聘問王之禮故宗伯云時聘曰問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
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覲曰視注云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
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
一年其諸侯自相朝則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
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
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了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
聘焉鄭知久無事而相聘者按昭九年左傳稱孟僖子如齊
殷聘禮也知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以襄元年邾
子來朝簡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

之大國聘焉邾是小國故爾執衛晉是大國故稱聘若俱是
敵國亦得來聘朝故司儀云諸侯相爲賓是也若已初即位
亦朝聘大國故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云凡君即位卿
出並聘若已是小國則往朝大國故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左
傳云即位而來見也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
行人云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問
年一聘以至十一歲按昭十二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問朝
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貫達服虔皆
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
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
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
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一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
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問朝之屬說無所出管文
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問朝文
無所出不用其義也言晉文公但強盛諸侯耳何能制禮而
云三代異物乎是難許慎之辭也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
聘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
古周禮說春日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按禮有覲經
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

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為古昔按觀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如鄭此言公羊言其撻號周禮指其別名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論諸侯之志許慎謹按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注五年至巡守○正義曰知五年是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正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夏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也云周則十二歲一巡守者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按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為天子循行守土收民道德大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大煩過五年為其大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岱宗東嶽柴而望祀

山川柴祭天告至也○柴仕佳反依字作柴觀諸侯觀見也○觀見如字舊賢遍反問

百年者就見之就見老人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大音秦後命市納賈以觀

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賈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

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賈音嫁注同奸呼報反下及注同惡為路反辟匹亦反徐芳亦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邪似

嗟反命典禮考時月定比同律禮樂制度衣

服正之同陰律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

敬者君削以地舉猶祭也○削息約反宗廟有不順者

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不順者謂若逆昭穆○紕丑律反退也昭

常通反凡言昭穆放此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

流放也○樂音岳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誅討誅也○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五月南巡守

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

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

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川特假至也特

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嶽音疏歲二至用特○正義

岳下同假音格禰乃禮反父廟也疏曰此一經論王者巡

守四嶽柴望及緇陟之事各依文解之○歲二月東巡守者

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歷常得其中也二月八月

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注岱宗

東嶽○正義曰嶽者何嶽之為言桶也桶功德也必先於此

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宗者尊也岱為五嶽之首故為尊也○注柴祭天告至也○

正義曰柴祭天告至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

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觀諸侯○觀見也

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按觀禮云諸侯觀於天子為宮坊

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

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是也觀禮又云天子乘龍

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

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云師諸侯而朝曰於東郊所以教尊

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司之禮

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盟時設方明於壇上乃以載

辭告焉如觀禮及鄭注所云既告至之後為宮加方明於壇

侯之盟祭也故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
及諸侯之盟祭也祭天柴謂祭日也祭地塗者祭月也王巡
守之盟其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則王官之伯會諸
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今此王制所主岱宗柴者謂祭天告至
而覲禮注引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
神主日又以柴爲盟之所用不同者告至與盟必非一事鄭
意證巡守盟時有柴故引岱宗以證之其實別也覲禮云爲
官即言加方明經文相連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
侯會之亦爲此官則亦有方明但文不具耳故巡守祭天燔
柴祭地塗埋皆是祭方明也故鄭於方明設六玉之下注云
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
至貴者也以此言之明天子巡守之祭有方明也而皇氏云
諸侯來就王會同有方明王巡守見諸侯無方明也皇氏用之
爲說其義非也○問百年者就見之○此謂到方嶽之下見
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有百
年者則亦王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
先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命
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謂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
侯大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

若政善詩辭亦善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
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
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命市至好辟○命與市
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正此
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正此
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命與至正
之○典禮之官於周則大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
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
五之口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鍾鼓之樂及制度衣
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註同陰律也○正義曰鄭以先
文離小異大意與此同也○註同陰律也○正義曰鄭以先
儒以同爲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故大師云執同律
以聽軍聲又典同注云同陰律也故大師云執同律
言耳所以先言者以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
先言耳○山川至以爵○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
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
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紕以爵○注不順至昭穆○正
義曰按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左
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
也於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逆昭穆也○變禮至君討○

禮樂雖為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為不從君惟流放制度
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為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
○注律法也○正義曰律法釋詁文法謂法度諸事皆是也
大行人上公九命繅藉九可冕服九章建常九旂之等是也
五月至用特○言五月南巡至于南嶽者孔注尚書云自東
岳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故鄭注尚書云每歸格
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更去便是路
遠無由可至尚書既云巡守四嶽即云五載一巡守鄭云每
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其南嶽西嶽北嶽者按爾雅釋
山云泰山為東嶽郭景純注云泰山為東嶽在奉高縣西北
霍山為南嶽郭注山在衡陽相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
縣西漢武帝以說衡山遠曠因識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
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為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為名非從
近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
自魏武帝以來始從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為西嶽
鄭注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恒山為北嶽郭注云在常山上
曲陽縣西北○注假至至一牛○正義曰假至也釋詁文也
云祖下及禰皆一牛者謂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別皆一牛鄭
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生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尚書
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

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
駢牛一武王駢牛一是一各用一牛也自此以上皆是巡守之
禮雖未大平得為之故詩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時邁是武
王詩邁行也時未大平而巡守也故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
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云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
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又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以此故
知未大平得巡守皇氏以為未大平不巡守非也其封禪者
必因巡守大平乃始為之故中候準讖哲云桓公欲封禪管
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鳳皇不臻
麒麟逃遁未可以封又禮器云升中於天鳳皇降龜龍假又
鉤命決云刑罰藏頌聲作鳳皇至麒麟應封泰山禪梁甫管
子又云封禪者須北里示部上黍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為藉
乃得封禪是大平祥瑞摠至乃得封禪也然武王之時未大
平而時邁巡守之下注云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
封禪也似武王得封禪者鄭因巡行連言封禪耳不謂當時
封禪也白虎通云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
處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
梁甫之基廣厚也天以高為尊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地以
厚為德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或曰
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孝經緯云封於泰

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甫刻石紀號又管子云昔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太山伏犧神農少皞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惟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為異自外皆禪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者異人之說未知孰是云云亭亭繹繹梁甫並泰山旁小山名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八月廿二日讀此卷

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江西南昌府學棗

禮記注疏卷十一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

王制第五

王者之制祿爵節

王者至五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南面之君五者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者作等盧文弼按本云按下者字亦當作等而考文

不著

故不自在其數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自誤目

熊氏云醮盡其才而用之

惠棟按宋本作云醮此本云醮二字與禮閩監毛本作以

爵

公者為言平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者作之

天子之田方千里節

附庸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者上有城字非也困學紀聞云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為城也

唯天子畿內不增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續通解畿內下有千里二字朱監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案正義無千里二字

天子至附庸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舉正者言之耳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正誤止衛氏集說作舉正者言之爾

按元命包云王者封之

考文引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作國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封之

故轉相半別優劣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轉相半三字模糊衛氏集說半下有以字

如此經文不直舉夏時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如作知是也

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

閩監本同毛本改作變之誤子考文引宋板作之質

或黜減至七十五里

閩監毛本作減此本減作咸衛氏集說亦作減七十下有里字

○按史漢多假咸為減

須使民利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使作便

若然夏家文應五篇

閩監毛本篇作等是也

制農田百畝節

田肥墩有五等收入不同也

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田誤

日墩誤墩收誤候釋文出肥境云本又作墩考文引古本作境

制農至卿祿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

是有九等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

此據準庶人在官之祿惠棟按宋本作準此本準字闕

亦作準據上有經字

司徒上地家十人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十作七是也

脫小字上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大字乃小字之訛也

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閩監毛本作再此本再誤至

八鳩當一井閩監毛本同浦鏜按當上補而字

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數

賦法積四十五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五下有井字

上地畝一鐘鐘六斛四斗監毛本同閩本鐘作鍾惠棟

故載師有官田閩監毛本作載此本載字闕

次國之上卿節惠棟按云次國節其有中士節宋本

此諸侯使卿大夫覲聘並會之序也閩本同岳本同嘉靖

本足利本同監毛本覲作頽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覲聘疏

其爵位同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

爵異固在上耳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毛本誤故

使卿締冕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使作又

其有中士下士者節

正義曰中士者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既定在朝會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定字衛氏集說同

本國出使其行至他國

閩監毛本其作是

是文以大國為主

閩監毛本作主此本主誤王衛氏集說同

凡四海之內九州節

州建百里之國三十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三十合作卅後凡三十字放

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二十合作廿後凡二十

字放此

立小國百二十二小卿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

十二字下又重十字。按正義云當十於十二小卿也。是正義本十字當重又云定本云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今各本脫一十字反同於正義所譏之俗本大謬也

不得障管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章管云本亦作障正義引定本云不得不

管亦賦稅而已

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九作六岳本同嘉靖本

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岳本禮記考證云案盈上四等之數謂添上公侯伯子四等數也上既云方五百里者四四百里者六三百里者十一二百里者二十五綜四六一二二十五計之共應四十六并小國一百六十四是為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非四十九明矣諸本六作九非

凡四至十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知準擬六卿言十於六卿六十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言十於六卿五字衛氏集說同

定本云十二小卿閩監毛本作本此本本字闕

若不得取其財物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若作民衛氏集說同

以時入之于王府是也閩本同監毛本玉作玉是也衛氏集說同無之字

則五箇千里之方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方下有外字衛氏集說同

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九下衍外字

伯於三百里之上閩監毛本有里字此本里字脫考文引宋板同

以其尊極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宋本無也字

天子之縣內節

雖有致仕翁可即而謀焉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有作其宋監本岳本同不依正義作其

天子至閒田惠棟按宋本無此五

惟有九十三國者閩監毛本作者此本者字闕

土地既減閩監毛本作減此本減作咸

亦人之王府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王作玉考文引宋板同

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是也惠棟按宋本作置衛氏集說同此本置誤量閩監毛本同

凡九州節閩本此節疏十九二十兩頁上下截互易蓋板斷後聯之者誤也

不與不在數中也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數誤藪

春秋傳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日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

同

方千里者二十五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五下有也字宋監本岳本同

凡九至不與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次經明天子縣內殷之畿內國畿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畿作數衛氏

集說作次經云天子縣內明殷之畿內國數

引春秋傳者哀七年左傳文

閩監毛本作七衛氏集說同此本七字漙滅

與會稽別也

閩監毛本作會稽比本會稽二字漙滅

按萬國之數鄭注臯陶謨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數鄭注三字漙滅閩

監毛本作數注在脫鄭字衍在字

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

閩監毛本同浦鏗依書疏改更作各

對國七有奇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七有奇三字漙滅

以千里之方二為公侯之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二作三

又以千里之方二為伯七十里之國

閩監本同毛本二作三

又以千里之方二為子男五十之國

此本二為子三字漙滅

以二百國及奇餘為附庸山澤

惠棟按宋本亦作二閩監毛本二作三

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

宋板無方字澤字非也

帝德寬廣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廣作遠

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畿作城

與周要服相當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要當作蠻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闕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藩是也衛氏集說同監毛本藩作蕃

鄭駁之云而諸侯多少闕監毛本同盧文弨云而字衍

則殷末諸侯千二百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二作八又此本二字誤重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節

天子至為御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四面相距則二百里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二作五衛氏集說同

千里之外設方伯節

千里至二伯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鄭答志云閩監毛本同浦鏗云當鄭志答某云之誤盧文弨云答字衍

大公為王官伯惠棟按宋本作王此本王誤三閩監毛本作五亦非

而立五侯九伯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立作云盧文弨云立字非

其寔無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寔作實

千里之內曰甸節

服治田出穀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服誤使衛氏集說作甸謂服治田出穀稅甸謂二字衛

氏以意增成之耳考文云古本服上有甸字稅下有者也二字足利本作甸服能治田出穀稅者皆非正義云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稅無甸字可見當時本不一而正義則定從定本也疏中標起止亦無甸字可證

千里至曰流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服治至穀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服治田出穀稅

經云千里之外曰采閩監毛本云作文非也考文引宋板亦作云

注謂九至里流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曰流盧文昭云宋本此段標曰流二字乃是釋經文非釋注也

天子三公節

天子至元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明堂殷官二百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二誤三衛氏集說亦作二堂下有位字

或舉殷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五終記云凡二十二頁

大國三卿節此本經次國上小國上皆有○嘉靖本同非也閩監毛本去○是○惠棟按宋

本自此節起至歲二月止為第十六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六

如今詔書除吏矣惠棟按宋本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矣上衍是字

大國至七人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也作耳

故此云下大夫五上士二十七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五下有人字是

也考文引宋板上作人山并鼎云或作上或作人俱脫一字當作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按此考文與惠按不同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節

天子使其至三人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天子之縣內諸侯節

不得位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位作世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按正義云不得繼世之事則作世是也

天子至祿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外諸侯節

外諸侯嗣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制三公一命衮節

制三至五命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又覲禮皆作衮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又作及是也衛氏集說同

按有虞氏皇而祭之下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皇作望

土記位南方

閩監本同毛本記作託按玉海集鄭易注作土無正位託于南方是亦作託字

故知虎雉虞夏已飾於尊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雖誤彝

藻者取其絜清有文

閩監毛本絜作潔俗絜字下絜白同

黻謂兩已相背

閩監毛本同滿鏗按云為誤謂已當亞誤

皆希以為繡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希作繡衛氏集說同按周禮注作希釋文云本又作繡

按依說文當作希

希之衣一章

監本同衛氏集說亦作希是也閩毛本希作希

絺衣一章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絺作希

裳法地章數偶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章上有故字衛氏集說同

絺冕之衣獨繡者

閩本同監毛本絺作希山井鼎云此疏中希冕之希正嘉二本共作絺宋

板或作絺又作希參差不同今不復一一記之但從系者近是按山井鼎說非也此本疏中凡引經注成文作希者皆仍作希其非引經注成文則皆作絺宋本當同此例閩本一粟改從絺監毛本又一粟改從希皆未知孔氏之意也

其元端則二尺二寸

閩監毛本同滿鏗按則下補袂字

絺冕五旒 閩本同監毛本絺作希

舉首為重故也 惠棟按宋本有首字此本首字脫閩監毛本同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 監毛本同閩本希作絺

公之裘冕章數與王同 惠棟按宋本有章字此本章字脫閩監毛本同

其孤則絺冕 閩本同監毛本絺作希下無孤之國卿絺冕以此言之卿絺冕絺冕三旒孤絺冕而下並同

故聘禮云主國之喪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王非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皮弁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韋下有弁字與周禮弁師合

纁玉皆三采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纁作藻

用玉三十二命之卿纁三就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命上復有二字亦與惠按小異。按二即三字之誤檢周禮注自得也

冠弁兼於韋皮矣是也 閩監毛本矣改弁惠棟按宋本矣上有弁字是

大國之卿節

與下大夫一命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闕考文云古本一作壹

大國至一命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凡官民材節

凡官至祿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正義曰爵謂正其秩次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日三字

爵人於朝節

與衆弃之

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弃作棄衛氏集說同

士遇之塗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之涂云本又作塗正義本作塗。按古道塗字多作涂

亦弗故生也

石經岳本嘉靖本宋監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亦不使意在亦不欲使生正疏經文亦字義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纂言皆作亦

困乏又無調餼也

閩本惠棟按宋本岳本宋監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又誤及

爵人至生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合所之適處而居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之適作適

解經亦弗故生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亦誤示

謂桎一梏二萃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二作三盧一文昭云按桎二萃二與桎一是五種

從宋本是

以人道絕也

惠棟校宋本作人此本人字殘闕閩監毛本人作夫非

諸侯之於天子也節

諸侯至一朝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四年又徧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又作乃

按鄭注尚書曰方諸侯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日作四是也

是鄭以歲聘間聘朝文無所出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間下聘字

守者收也為天子循行守土收民

閩監毛本同浦鏗云收誤收。按浦鏗是

也作收字與通典及初學記所引合又孫志祖云李善注東都賦引禮記逸禮曰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收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亦作收之一證

道德大平

閩監毛本大作太下大煩大疏同

謙敬重民之至也

閩監毛本同浦鐘從禮器疏按謙改謹

歲二月節

舉猶祭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祭誤宗

歲二至用特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嶽之為言桷也桷功德也

惠棟按宋本作桷此本桷誤桶閩監毛本改桶作誦亦非

也山井鼎云白虎通作桶恐桷字誤風俗通作角盧文弼改從物云桷與角同浦鐘改作桷

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

閩監毛本山誤三惠棟按宋本亦作山衛氏集說作而後

望祀山川

故云由此云二者言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下云字

今此王制所主岱宗柴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主作注是也

則亦王先見之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亦王作王亦衛氏集說同

鍾鼓之樂

閩監毛本鍾作鐘衛氏集說作鼓鍾之樂

宗廟是內神

閩監毛本廟作廟衛氏集說同下宗廟可以表明爵等大事于大廟同

郭注山在衡陽相南縣南

閩監本同相作湘毛本亦作湘山誤云

今在廬江潛縣西

閩監毛本同浦鐘按潛改溝按爾雅釋山郭注作溝

自魏武帝以來

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按魏字誤徒衛之祀於霍自漢武帝始也尚書疏作漢

字是

管子又云封禪者

惠棟按宋本作子此本子誤中閩監毛本因作仲非也

鄭因巡行連言封禪耳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行作守

孝經緯云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緯誤諱考文云宋板云字闕

昔古封禪七十二家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昔作自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終

惠棟按宋本標禮記正義卷第十六終記云凡二十一頁

禮記注疏卷十一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

禮記注疏卷第十二

王制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諸侯將

出宜乎社造乎禘

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

七報反下

疏

天子至乎禘。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

及注同。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

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

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為陰

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

禘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

假既云祖禘明出亦告祖禘也。今惟云禘者白虎通云獨兒

禘何辭從異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禘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

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主也。惟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注帝謂至禮亡。正義曰。證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於上帝為大微之帝。注此上帝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按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摠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於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按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為祭名也。按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言之。社主殺戮。

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天子無事與諸侯相

見曰朝。事謂征伐。與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

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

則以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祝鼗皆所以節樂。祝昌六反。樂音岳。鼗音桃。○諸侯

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

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得其器乃敢為

也。鬯。神酒也。鈇。方于反。又音斧。鉞。音越。圭。于又作珪。按說文。珪。古字圭。今字瓚。才旦反。鬯。勅亮反。桓立曰。巨黑黍也。疏

天子至天子。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各隨文解之。注事謂征伐。正義曰。知事非喪故而為征

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摠名也。若時會之禮

有征伐之事。則此常朝別也。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

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
言之道德是己之所行故後言之。注將謂至節樂。正義
曰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
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祝釐皆所以節樂者按漢禮器制度
祝狀如漆篋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釐如小鼓長柄旁有耳
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
命釐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
至天子。賜弓矢者謂入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
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諸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
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為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
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
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于
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
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玉鬯矢之賜者賜
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弒君子弒父者
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
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
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
瓚諸侯璋瓚既不得瓚則用璋故主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
以蕪圭瓚之制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

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流也凡流者為龍口也三璋
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
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為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
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
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此弓矢鈇鉞圭瓚等
入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賜者
皆九賜之物但無鈇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
伯子男亦得受之魯無弓矢之賜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者
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
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天

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

此小學大天子曰辟廡諸侯曰頹宮尊卑學異名

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疏天子至頹宮。正

班政教也。辟音壁注同頹音洩義曰此一節論天
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異各依文解之。注尚書至之制
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

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
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
十里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外仍有二
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為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
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為郊則諸侯之郊皆計竟
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
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按書序云命君陳分
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
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
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
可知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
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
注辟明至教也。正義曰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廢和也
釋訓文云所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
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類之言班也所以
班政教也者類是分裂之義故為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
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按詩注云土離水之外圍如璧注又
云類之言生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

注解其形於此必解其義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
理之專故以義解之詩云王在在靈沼於羽魚躍又云思樂
泮水薄采其芣皆論水之
形狀故詩注以形言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禡師祭也為兵禱
其禮亦亡。禡馬

怕反又音百注同為子偽
反下為盡物同禱丁老反
受命於祖
告祖也
受成於學

定兵
謀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也
釋奠奠菜

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類獻
馘馘或為國。訊木又作諱音信注同馘古獲反馘其斷音

短下斷
殺同
疏
祭天子至馘告。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
曰按釋奠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為師祭也謂之禡者

按肆師注云祭讀如十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
增倍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

祭地熊氏以禡為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既為師祭所
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位亦類乎上

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為釋詩以皇矣云是

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為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為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為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為類。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按。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天。則是非常祭。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為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也。受命至誠告。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禡皆告。以祖為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禡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禡。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禡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訊。截左耳之。餼。告先聖先師也。○注釋菜至獻。餼。正義曰。按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又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

王世子云。始立學者。既饗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饗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又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餼。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按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以訊。誠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為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又不具耳。云訊。餼。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按釋言云。訊。言也。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詰云。餼。獲也。訊。是生者。誠是死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類。獻。餼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按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於學者亦文不具。

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少八庖。三田者。夏

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乾音干。庖。步交反。蒐。所交反。獮。

息淺反。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

物。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為盡物也。

。合如字。徐音問。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綏當為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大夫殺。則

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獵

上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剝祭獸。然後

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

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也。

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獺。徐他達反。

又他睢反。豺。仕皆反。罝。音射。一音蠶。零。本又作荅。音同。說文

云。草曰荅。木曰落。蟲。直隆反。下同。蟄。音止。反。不麝。不卵。不殺。以。不歿。天。重

未成物。祭。斷殺。少長。曰天。麝。本又作麝。音迷。同。卵。力管反。

胎吐來反。歿。天上於表反。下鳥老反。斷。丁亂反。又音段。少長

上詩召反。不覆巢。覆。敗也。覆。疏。天子至。覆巢。正

下。丁丈反。不覆巢。芳服反。注同。疏。天子至。覆巢。正

子以下。田獵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諸侯。無事者。謂無征

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為田除害

故稱田也。一為乾豆者。謂乾之以為豆實。豆實非脯而云

乾者。謂作醢及鷓。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止殺者也。二為賓

客中殺者也。三為充君之庖。下殺者也。故穀梁淵聖御名

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髀死

差遲。故為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又車攻。毛

傳云。自左。膠而射之。達於右。膠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

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
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識緯見讀
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
言三時之田不改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
經穀梁為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觀春秋見
經故以為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
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為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
田謂以三事為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
以注為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注云夏
田為蒐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為獮獮殺
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鄭不釋蒐者
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然春秋四時
田獵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之故也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
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天子至
掩羣。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
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
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故下曲
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為夏殷禮
下曲禮為周禮義或然也。注綏當至弊之。正義曰綏字

是系旁委是豈車之索綏字是系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
字故云綏當為綏云有虞氏之旌旗也者按明堂位云有虞
氏之旌夏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綏旌旗無旒者周
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綏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
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
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
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
注云小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虞云植虞旗澤虞云植
虞旗謂田獵罷致禽旌旗也並與此綏不同也大夫至田
獵。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諸侯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
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
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夫
小綏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注佐車驅逆
之車。正義曰按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
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各
不同也按大司馬春用火者鄭注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
火焚萊而後止春用火者鄭注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
大司馬又云夏車弊注云車弊駐獸之車止也謂獵人殺禽
既畢布列車乘摠驅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主用車示所

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即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是殺禽既畢佐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
未得田獵鄭云百姓田獵者因引王制之成文大司馬又云
秋羅弊注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馬
又云冬徒弊注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獾祭至火
田。按月令正月獾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獾祭魚則十月
中也。是獾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為鷹草木零落文相連
接則獾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按魯語李革云鳥
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罝羅網又云獸長麋天鳥翼穀卵
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獾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豺
祭獸然後田獵者按月令九月豺乃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
爲鷹然後設罝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為鷹則入月時也以月
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為鷹也故周禮司裘云
令二月時鷹化為鳩則八月鳩化為鷹也故周禮司裘云
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為鷹是也設罝羅者按說
文云罝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罝謂之羅罝羅者按說
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按月令季秋草木
黃落其零落莢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
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採取林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不以火
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襦
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
職云春火弊是也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按司
燿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知是陶鑄之火者按春秋昭六年
左傳云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
災乎刑鼎則陶鑄也。注昆明也。正義曰按說文曰昆同
也今云明者以字從日故爲明不麋至死天。不麋不狃據
春時特甚不死天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麋天鳥翼穀卵
是春尤甚此注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獸
長麋天大與麋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天。○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也。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

下音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

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呼報反殺色戒反又色別反。以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

量入以爲出。給爲。量音亮率音律又音類本又作練

之畜物六反後皆同祭用數之仇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不敢以甲廢尊越猶躡也。紼，輔車索。喪用三年之仇。

紼音弗。躡力輒反。輔，勑倫反。索，悉各反。

喪大事用三。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

饒也。什一。胡老反。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常用數國無

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曰舉以樂。菜色

食菜之色。以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以食。日人一反下同。疏。家宰至以樂。正義

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各隨文解之。用

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

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小年

耗則制用少。故鄭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

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者。言欲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

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

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為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

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人之多少。以為來年出

用之數。注通三至給為。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

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摠得三分。為一年之蓄。三

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

王肅以為二十七年有閏月十二。是為一年。故為有九年之蓄。是

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當給為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

民人也。為謂為造國家器物也。注算今至什一。正義曰

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仇。此直云數

之仇。故知是一歲之仇也。又知仇為什一者。以仇是分散之

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防。捨其

藪。彼注防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

記卷十二

九

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注不敢至車索正義曰私喪者是其異天地社稷是其所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甲廢尊也越足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輶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之故云越紼云紼輶車索者以停住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甲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答田瓊云五祀官中之神喪時朝夕出人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且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禮卒哭而紼練而紼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殯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

同於古故傳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紼而作主特祀於主丞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按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注暴猶耗也浩浩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耗故云暴猶耗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凡水旱之歲厥運有常按律厥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百七十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早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早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早五年注云六乘百以八乘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乘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陰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箇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

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律麻之言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須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也然災歲有陽七陰七陽五陰五此記直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不云七五者此各以其三相因故不言七五也舉六年則七年五年之蓄可知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

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二月而葬

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

之喪自天子達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庶人縣封

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縣封當為縣

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為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日封之度

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縣封上音亥下音窆彼念反不為于偽反注又為同紼音弗上時掌反下大夫以上同辟音避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

子不祭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也曰天子至不祭。正義

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各依文解之。注尊者

至姻至。正義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

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上禮數既畢送終

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

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

年左氏文同軌者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故不云畢按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終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此記者許以降二為差故終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

踰月耳按膏肓休以為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
左氏為短玄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
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
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
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
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
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
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為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
上曲禮疏其諸侯奔喪按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
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
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
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許慎謹按易下邳傳其容說
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
喪親親也容說為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
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
且賜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
天子於魯既含且賜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
會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
公在楚我先大夫印假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
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

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
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
喪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難許慎云千里外同
姓猶奔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按
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
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按周禮無諸侯會
葬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
文襄靈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
禮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
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
公羊言當會許以為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鄭駁
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
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
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
者鄭氏意引周禮無同姓異姓之別者破許慎云同姓則會
異姓則不會鄭又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
義左氏說夫人喪士弔士會葬之文也按左氏昭三年傳云
君薨大夫弔夫人士弔無士會葬之文故云說者致之言士

會葬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為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其夫人之喪則古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葬故鄭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庶人至貳。庶人之喪賤無碑。葬之時下棺縣繩下棺故云。不須顯異不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更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餘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注縣封至辟也。正義曰知縣封當為縣窆者若封是封土無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為窆也不直云封當為窆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兩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不封相涉故連縣言之也云不得引紼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二縛今庶人無紼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紼下棺云雖兩猶葬以其禮儀少者按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為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吾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為雨止許慎謹按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按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為雨止公羊說鄉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

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云封謂聚土為墳者以對上封為窆故明之云封謂聚土為墳云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者是周禮家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為爵故云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立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按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副貳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為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注從死至牲器。正義曰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謂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宰卒哭成禋禘皆大宰下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禘皆少宰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

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連文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為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其故知盧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

天子七廟二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制

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祧他

彫反契諸侯五廟一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息列反諸侯五廟一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太祖始封之君王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

祖之廟而三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

廟謂諸侯之中土下土名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

疏天子至於寢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

不同之衷各隨文解之○注此周至而已○正義曰鄭

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

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

子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

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為說故謂

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

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

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

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

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

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

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

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

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

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

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

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

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

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

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為

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尺一人發爵則周七尺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廬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為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塲五者非是別立塲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

語云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注大祖至君廟。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祀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入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為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為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至亦然。正義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眾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

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為太祖別子不得為大
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為大
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
任為大夫者亦得為太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據
包上三事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
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
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
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
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
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
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
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
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
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
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太祖也周既如此明
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滅尊於下五
川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
得為太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
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
故知與大夫同也卿即大夫也大夫摠號故春秋殺卿經皆摠

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
公羊傳云紀季以鄆人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始姊妹又
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廟謂諸至二廟。正義曰按祭
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
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
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摠
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
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
得兼中下也。注寢適寢也。正義曰此庶人祭寢請是庶
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
薦而已薦獻不可。○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
褻處故知適寢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

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
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
之名。○禘余若反夏曰戶嫁反注夏曰禘夏祭曰下云夏薦

同禘大計反烝。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
祭五祀。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雷力救反天

祭五祀。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雷力救反天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視視其器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魯人祭泰山晉天子至地者。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

人祭河是也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

山川之東各隨文解之。春曰禘者皇氏云禘薄也春物未

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禘者新菜可禘。夏曰禘者皇氏

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

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衆也

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注此蓋至之

名。正義曰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

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禘而

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

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改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禘爲禴故

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爲殷祭者按

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爲殷祭者按

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信八年秋七月禘于大

廟是禘爲殷祭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

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

改名曰禘而詩先言禘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前句也

于公諸盥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注五祀至

三耳。正義曰知五祀是司命中雷門行厲者按祭法云王

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

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

是司命中雷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地者以其祭五祀

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

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

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按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

竈中雷門行以爲殷禮此大夫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

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

令五祀當之掇爲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

大夫云祭五祀既別爲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注視視

至之數。正義曰按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

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祭盛籩豆爵獻之

數非謂尊卑按周禮上公饗餼九牢殮五牢饗禮九獻豆四

十侯伯饗餼七牢殮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饗餼

五牢殮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宰

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黍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為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摠為五等諸侯○注魯人至是也○正義曰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鯀古本反一疏天子至後者○正義曰能乃登反一本又作熊音雄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

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注昔夏至禮也○正義曰按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鯀云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者按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是杞郊禹也殷滅夏之時殷則不應郊鯀必應封夏之後但不知名杞以否至周封夏後於杞據禮運成文故云杞更郊禹也不廢殷時夏後已郊禹也云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者按昭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于時子產聘晉韓宣子問子產其何厲鬼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鯀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鯀雖不配天以其有身列於羣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周衰禮廢不能祀鯀晉既為盟主當代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能先師或以為黃熊義或然也○天子始禘禘禘嘗禘烝一也

自爾者謂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為殷祭故鄭
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禘僖八年禘凡三年
喪畢新君二年為禘新君三年為禘皆禘在禘前閔公二年
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禘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祫志云四月禘
五月禘不譏禘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
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禘不譏五月即禘比月而為大
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鄭禘祫志云魯莊三十二
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
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
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禘既禘又即以五月禘
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
少四月又不禘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
二年除喪始禘大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五年再殷祭
六年禘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
月間有閔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
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
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
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禘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
人齊歸薨十三年平王之會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昭十四年
春歸乃祭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

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
此是鄭論魯之禘祫鄭又云明堂位曰魯主禮也以此相推
兄可知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按穀梁傳以年數者不
數閔而鄭數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通閔二十一月者鄭欲
盛言日月闕少假令通閔止有二十一月耳鄭於禘祫志除
莊公之喪少四月而答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禘月言之
也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禘者以是
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為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
則既禘其練祥皆行是也此云三年喪畢禘於太祖廟明年
春禘於羣廟按玄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
太祖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遷廟新死者
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也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
氏說禘謂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鳥箋云
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禘於太祖而
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
者於廟未知然否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
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
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太禘為小故王肅論引
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
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

孝後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買
遼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
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
禘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
大祭也謂比四時為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云皆以禘為五
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大
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
合集羣祖謂之禘鄭康成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禘謂
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
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
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
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
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武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
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
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諸
侯至不禘○禘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
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有禘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
禘則不禘也○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行夏祭竟
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
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烝則不禘此東方諸侯春來

朝者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禘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
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禘得祭者
為始故也○注虞夏至祭時○正義曰此云虞夏之制者雜
明諸代不專殷又此春禘而注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
禘也○諸侯至烝禘○諸侯降於天子故禘在禘上也欲見
先時祭故禘在禘上○禘一禘一禘一禘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
禘之時不為禘祭惟禘一禘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
禘一者禘在禘前與禘在禘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
禘烝禘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為大祭之禘故云嘗
禘烝禘鄭既云諸侯禘禘歲不禘是諸侯當禘之歲法不作禘
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禘則不禘○天子社稷皆大宰
若禘則不禘故違鄭注其義非也○天子社稷皆大宰

諸侯社稷皆少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粢獻羔祭韭庶人春薦

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

以豚稻以鴈

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稻音盜，卯力管反。

祭天地之

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謂握

長不出膚。○繭字又作蠶，公典反。握厄角反。長丁丈反。膚方子反。

諸侯無故不殺牛。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

故不食珍。

故謂

疏

天子至食珍。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

各隨文解之。○注有田者既祭至祭非。○正義曰：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土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譏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為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云

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

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

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

祭以首時者謂大夫上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

以仲月其禘祭禘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

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

存焉按春秋淵聖御名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

者左氏見其瀆淵聖御名十四年八月己亥嘗書以御廩災

左氏公羊以為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為公會王人子

涉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禘志以

十一年齊歸葬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

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為此祭故不用常月此

言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在厥問云天官司裘注
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撰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祀
問答曰此上下兼說之其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
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脅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引詩曰者是
幽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且
之時獻羔祭用非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注新物
相宜○正義曰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
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
是也○注握謂長不出膚○正義曰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
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注故謂祭饗○正義曰
按膳夫主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
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
後世衰亂主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
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
特豚故內則曰見于具視湖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
大特系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
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
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實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
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
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庶羞不踰牲

祭以羊則不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疏注祭
以牛肉爲羞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疏注祭

爲羞○正義曰按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
注醢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
牢則糝亦不用牛
○士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

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謂人百畝而徵則所云古者謂殷時
○燕伊見反藉在亦反
稅式贅反借子夜反
市塵而不稅○市塵市物邸舍稅其
直連反邸
關譏而不征○譏譏異服譏異言征亦稅也周
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

也○譏居宜反征本又作正音
同注下皆同札側八反又音載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
不禁○麓音鹿
夫主田無征○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

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疏古者至無征○
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各隨文解之○自
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並非周法故云古者其藉而不稅

記疏卷之二

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殷以言之。○公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為公田藉之言借也。惟借入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而不征者征稅也。關竟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防遏。○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入者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夫圭田無征者夫猶治也。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鄉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鄉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注云周官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稅什一。○注藉之至殷時。○正義曰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者按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非禮謂稅民所自治為非禮明依禮惟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按孟子滕文公問為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鄭氏及皇氏皆云夏

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眾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惟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為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計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注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云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藉謂借民力也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助相當故云古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內用夏貢法者按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鄭注云廛里邑稅里矣廛民居之區也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官田自鄉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

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
田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
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
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
二又司馬云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
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
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
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
成爲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爲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
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
公邑若采地即爲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按
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
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
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
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
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
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
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
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十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
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

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
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
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
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
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
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
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一夫之田中而
稅二計地言之是十申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
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爲周制耳
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注周
禮至譏也○正義曰引周禮者證凶荒之時雖無征稅猶須
譏禁禁謂防遏爲重其殷則雖無凶荒縱不賦稅猶須譏禁
與周凶荒時同則門關有稅但不知稅之輕重○注麓山定
正義曰按僖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爲鹿鹿山
足也按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林麓
山澤之異也○注征稅至什一○正義曰載師云漆林之征
二十而五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是正謂稅也引孟子書者
證卿以下有圭田謂之圭者圭紱也言德行絜白也而與之
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故鄭云此
即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者載師文也○用

民之力。皆然不過三日。治宮室城郭道渠。疏。正義曰：此一經

則兼通周禮三日，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

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

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皆受於

同。雖豐不得過三日。疏。田里至不請。正義曰：田地里邑既受之

也。請求也。粥。賣。疏。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

葬有常不得。司空執度度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

輒請求餘處。上如字。下大。洛反。量也。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

沮將慮反。沮。沮如也。煖乃管反。又況表反。下文同。萊音來。何

脣云：草所生曰萊。庚云：草也。沛蒲具反。何脣云：木所生曰沛。

何休注：公羊傳。量地遠近。制邑井之處。興事任力

云：草棘曰沛。事謂築邑廬宿市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

之食。寬其力。饒其食。食壯。疏。司空至之食。正義曰：

音嗣。只如字。下側狀反。此一節論司空居民并

任以事食之。事言司空執度度地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以

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必

以時候。此四時。燥濕解。山川沮澤。燥謂山也。濕謂川也。沮澤謂

寒煖解。四時。燥濕解。山川沮澤。燥謂山也。濕謂川也。沮澤謂

萊沛者。何脣云：沮澤。下濕地也。草所生為萊。水所生為沛。言

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注制邑井之處。正義曰：按小司

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為邑之處。謂平原之地。衍沃之所

堪造邑井。即左傳所謂井衍沃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

也。注事謂至市也。正義曰：上云用民之力。唯三日而已

故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與專言興則用力難重。故云

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按遺人云：凡

國野之道。十里有一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凡使

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者。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

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

者之功能。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

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功

故注云：寬其力。老給。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

燥濕。使其各宜。燥素老反。廣谷大川異制。謂其

民生

形象

民生

民生

民生

民生

民生

民生

其間者異俗

謂其所好惡。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

剛柔輕重遲速

異齊

謂其情性緩急。齊才細反。緩戶管反。

五味異和

謂香臭與鹹苦。和胡臥反。下

同臭尺

器械異制

謂作務之用。械戶戒反。何休注。公羊云。攻守之器曰械。鄭注。大傳云。禮

樂之器及兵甲也。郭璞三蒼解詁云。械器之惣名。

衣服異宜

謂旃裘與絺絺。旃裘上之然反。下

音求。絺初宜反。絺去逆反。

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

宜

教謂禮義。政謂刑禁。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

不可推移

地氣使之然。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

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

矣。

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是相鄉。然浴則同。川

又作彫。彫彫刻鏤也。題大兮反。趾音止。刻音克。肌音飢。涅乃結反。相鄉許亮反。僻昌戀反。

西方曰戎。

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

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衣於既反。下同。粒音立。

中

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其事雖異各自足。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

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

北方曰譯。

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其鞮之言。知也。今冀

丁兮反。譯音亦。間如字。又間。厠之間。

疏

凡居至曰譯。正義曰。此一節論中

之事。各隨文解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燥濕者。材謂

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

材藝。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即其義也。注情性緩急。正義曰。性謂稟性自然。故孝經

知心有奸惡當逐物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
輕重遲速天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因
性連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注云謂
其所好惡今經有剛柔輕重遲速六事而注惟云緩急者細
別則有六大摠惟二剛輕速摠是急也柔重遲摠是緩也此
大略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者剛而遲者故尚書云臯
陶行有九德是也注謂作務之用正義曰作務之用者
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粵之用鑊胡之用
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謂摠用之器械謂兵器故公羊傳何
休云攻守之器曰械脩其至其宜俗謂民之風俗宜請
土地器物所宜教謂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為言脩此教化
之時當隨其風俗故云不易其俗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
之事當逐物之所宜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故注云教謂
禮義政主政令故注云政謂刑禁也中國至曰譯正義
曰從此以下至北方曰譯摠論四夷中國之異中國戎夷
五方之民者舉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
夷也○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有不火食者以其地
氣多煖雖不火食不為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
彫題交趾者彫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彫刻其額非惟
彫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趾是也言

蠻臥時頭纏外而足在內而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者髮
斷故也○衣皮有不粒食者矣者以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
皮地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衣羽毛於穴居者東北
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
居其有不粒食者與西戎同○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者
言中國與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和味宜服用備器
者言中國與四夷皆有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
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
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達其
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
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
內言語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
傳西方語官謂之曰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
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
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所觸地而出
夷者氐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
曰高麗四曰滿飩五曰鳧婁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
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
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
曰焦僥四曰跋踵五曰穿胃六曰儋耳七曰狗軼八曰旁春

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獒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媿友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類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注彫文至為病。正義曰按漢書地理志文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云僻而同鄰正本直云臥則僻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注皆俗至鞮者。正義曰言寄象狄鞮譯皆是四夷與中國皆俗問之名也云依其事類耳者。中國通傳之人各依其當方事之比類而言說之即寄者寄付東方之言象者象似南方之言是依其事類者也云今冀部有言狄鞮者。象似之言必有從於古欲證古有狄鞮之言鞮與知聲相近故鞮為知也。○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得猶足也。度大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

親上然後興學。立小學大學。咸行。疏。凡居至興學。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悅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請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

癸丑八月廿三日讀此卷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



禮記注疏卷十二按勘記

江西南昌府學棗

禮記注疏卷十二按勘記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

王制

天子將出節

類乎上帝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

天子至乎禰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先應反主祖廟故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反下有

惠棟按不誤

類者於其正禮而為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於作

其正禮而為之依字訛於遂不可解

是宜為祭名也闕監本同毛本名誤義衛氏集說亦作是宜為祭名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節

天子至天子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闕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一節誤天子

朱中鼻寸闕監毛本作朱此本朱誤未

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考文引宋板同闕監毛本三作二字按作二與考工記性不合

天子命之教節

天子曰辟靡闕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澧集說作辟雍考文引古本同石經考

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纂言俱作靡

天子至類宮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遠郊上公五十里闕監毛本作上此本上誤止

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闕監毛本四改西衛氏集說同

土雝水之外圓如璧惠棟按宋本土上有築字衛氏集說同雝作應闕監毛本土誤王無

築字雝作應

是政教治理之事闕監毛本作政此本政誤故

王在靈沼闕監毛本如此此本在字重誤也

天子將出征節

定兵謀也闕監毛本作也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也誤反

以訊馘告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訊作評釋文出以評云本又作評音信注同案作

評始與評字形相涉而訛

天子至謁告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按釋天云惠棟按宋本作天衛氏集說同此本天誤

及舜之攝位亦類于上帝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于作乎是也

亦比類正禮而為之閩監毛本作比此本比誤此

春入學舍采合舞閩本亦作采與周禮大胥合此本采誤來監毛本作菜衛氏集說同

天子諸侯無事節

諸侯不掩羣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同釋文出不揜云本又作掩考文引

古本亦作揜

下謂弊之閩監毛本作弊嘉靖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弊作幣

天子至覆巢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穀梁淵聖御名四年閩本同惟故字作按考文作故監本毛本作穀梁桓四年衛氏

集說同下同

次殺射髀髀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髀作髀衛氏集說同。按穀梁注作髀髀字見埤蒼說文

作髀从骨各聲乃髀之本字

射左髀達於右髀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蒲鍾云髀詩傳作髀釋文云餘繞反疏謂水廉

也。有說詳公羊桓四年按勘記

當以注為正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注上有此字

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所作強。按周禮注作所賈景伯疏同

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皆得圍三字模糊

下謂弊之者閩監毛本作弊此本弊誤幣下則弊之同

注云以旗者閩監毛本作以此本以誤小

注佐車駟逆之車閩監毛本駟作驅下同

時名不同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名作各是也

按說文曰昆同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昆作蝮

冢宰制國用節

用地小大閩本惠棟按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小大二字倒石經考文提要云

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小大

視年之豐耗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耗作耗宋監本同釋文同石經考文提要引

宋大字本同。按作耗是也耗者乏無之謂

當有九年之蓄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之蓄云後皆同

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筭作算

民無食菜之飢色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飢作饑

天子乃日舉以樂以食惠棟按宋本無上以字岳本宋監本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下以改脩衛氏集說同

冢宰至以樂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每年之率入物分為四分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物作均

三分而當年所用閩監毛本而作為衛氏集說同

大略有閏月十三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三作二是也衛氏集說同

故惟有九年之蓄是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是作也衛氏集說同

捐其數閩監毛本數作藪衛氏集說同。按作藪與考工記同

指其繩體則謂之縛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指誤絕也續通解作指其成體其成字亦誤

則宗廟四時常祀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常誤當禘氏集說亦作常

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二五字皆作三是也

其災歲兩個閩監本个作箇毛本作個下同

天子七日而殯節

喪不貳事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事誤車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作事

天子至不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記者許以降二為差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許作皆

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為短閩監本同毛本今誤會於誤為考文引宋板作

皆數往月往日惠棟按宋本作往監本作死非

及大夫之踰月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及當是勿

易下邳傳其容說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傳其作傳甘其覆姓也宋板作甘更誤

我先君簡公在楚閩監毛本作先此本先誤死

庶人至貳事閩監毛本有事字此本事字號

不須顯異閩監毛本作不此本不誤本

餘居喪之外不供他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餘作

知縣封當為縣寔者惠棟按宋本閩監毛本作寔此本

吾不汲汲葬其親 閩監毛本吾作言是也

不可行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不上有爾字

則在廟未發之時 閩監毛本作廟衛氏集說同此本廟字闕

是周禮家人文 毛本作冢閩監本冢作塚此本冢誤處

上貳是副二之貳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二作貳

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 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除誤際吉誤告

卒哭成事耐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耐作附下卒哭成事耐皆少牢同

喪祭尚爾 閩監毛本作尚衛氏集說同此本尚作向閩本同

是一時之言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言作事

天子七廟節

天子至於寢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文

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七作九與禮器合

敬莊三年公羊傳云 閩監毛本作傳此本傳誤庸闕本傳字闕盧文弨云傳當作經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節

天子至地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 閩監毛本作時此本時誤命

是禘為殷祭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祭誤制

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此下有云字續通解同

以韻句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以韻衛氏集說同閩本韻字闕

是晉人祭河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廿七終記云凡二十二頁

天子諸侯祭因國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凡居民量地節止為第十八卷卷首

題禮記正義卷第十八

昔夏后氏郊鯀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鯀作鮪釋文同○按廣韻

云禹父鯀尚書本作鯀段玉裁云鯀乃鯀之譌字

晉侯夢黃熊入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熊作能閩本熊字闕釋文出黃能

云本又作熊○按段玉裁云凡左傳國語中黃能字後入皆改為黃熊非也

天子至後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鮪監毛本鮪作鯀閩本鮪字模糊按五

經文字鯀或作鮪是鯀鮪本一字此注字既作鮪故疏用注文亦作鮪其非用注文則作鯀故疏中惟此一字

作鮪諸本不達此旨凡疏中皆改作鯀并注中之鮪亦改從鯀失其意矣

但不知名杞以否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以作與衛氏集說同

鼈三足能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能字同而能上又有為字閩監本能誤熊無為字是也

天子禘祫節

禘一禘一禘閩監毛本作禘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禘誤洽

天子至烝禘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云禘禘禘嘗禘烝閩監毛本作嘗衛氏集說同此本嘗誤禘

丁卯大事于大廟閩監毛本作大廟此本誤天廟

皇氏之說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說下有非字衛氏集說同

云魯禮三年喪畢閩毛本同監本畢誤畢

以此相推兄可知閩監毛本作况此本况作兄○按段用况字又其後改作况非也

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惠棟按宋本作同此本同誤國閩監毛本同

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惠棟按宋本作姜此本姜誤公閩監本同毛本哀姜作閔公尤誤

三年之喪則既顛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類誤類

故王肅論引賈逵說閩監毛本作達此本達誤達

審遞昭穆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遞作諦

皆升合於其祖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其作大

南方諸侯春禘祭竟閩監毛本作春此本春誤有

欲見先時祭惠棟按宋本作欲此本欲字模糊閩監毛本欲作此

法不作禘惠棟按宋本作作禘此本作禘二字模糊閩監毛本作重禘按重字非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節惠棟按云天子節庶羞節宋本合為一節

所謂羔豚而祭閩監毛本作豚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豚字闕

四之日其早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作蚤

稻以鴈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鴈作雁

庶人無故不食珍閩監毛本作珍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珍誤珍

故謂祭饗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饗作享

天子至食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注有田者既祭至祭非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既祭三字

故禮記明堂位云

惠棟按宋本作位此本位誤位閩監毛本改泣為注亦非

譏其用七月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譏作議

非鄭云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義是也

按春秋桓八年

監毛本作桓此本桓作淵聖御名閩本同下桓十四年同

汜閣荅曰

惠棟按宋本作汜此本汜誤記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閣作閣浦鐘從月令疏按亦改記作汜○按浦鐘是也通典引亦作汜閣

公有司私臣皆殺脅

閩監毛本作殺此本殺誤殺

故知謂祭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祭下有享字

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

閩監本同毛本實作實考文引宋板作賓

庶羞不踰牲節

庶羞不踰牲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踰誤用考文引木板作踰

醕食糝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醕誤馳考文引宋板馳作配與惠按不同此考文之誤也

古者公田節

古者至無征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並非周法

惠棟按宋本作並衛氏集說同此本並誤若閩監毛本同

或兼虞夏以言之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無作殷衛氏集說作或兼虞夏殷言之無

以字

闕竟上門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竟作境衛氏集說同

此夏殷法

閩監毛本作殷衛氏集說同此本殷誤於

猶須譏禁

閩監毛本作猶此本猶誤酒

獺祭魚

閩監毛本作獺此本獺誤稅

圭絜白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絜作潔衛氏集說同下同

故注云周官之士田

閩監毛本官作禮

治公田美惡取於此

閩監毛本作美此本美字模糊

此則計田雖不得什一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計誤并考文引宋板并作生非也

又鄭注匠人云

惠棟按宋本作鄭注此本鄭注誤葬匠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案鄭注匠人

云

稅夫無公田

惠棟按宋本作夫衛氏集說同此本夫字殘閩本同監毛本夫作去誤

制公田不稅夫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制誤惟衛氏集說同

以春秋宣十五年云

閩監毛本作宣衛氏集說同此本宣誤亭

以大都之田任置地

惠棟按宋本同是也閩監毛本云作疆衛氏集說同

廛邑居里矣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居里二字到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宋本周禮注亦

作邑居里

又司馬云

閩監毛本同浦鐘云司馬下當脫法字

通為匹馬

惠棟按宋本作匹此本匹誤匹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以此田上中下

閩監毛本作此衛氏集說同此本此誤世

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

惠棟按宋本作畿衛氏集說同此本畿誤郊閩監毛本同

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外作內

九夫之田而稅一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九誤大

邦國亦異外內耳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國亦誤邱齊

大貉小貉閩監本如此此本二貉字模糊毛本誤大貉小貉

皆九夫為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夫誤家共誤其

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閩監毛本作夫此本夫誤大

若為周制耳監毛本作周此本周誤你閩本此字闕考文引宋板周作作

注麓山足閩監毛本足下有也字

水鍾曰澤惠棟按宋本作鍾與周禮大司徒注合衛氏集說同此本鍾作鐘閩監毛本同

林麓川澤之異也惠棟按宋本作川衛氏集說同此本川誤山閩監毛本同

是征謂稅也惠棟按宋本作征此本征誤正閩監毛本同

殷政寬厚閩監毛本作厚此本厚誤辱

用民之力節

年歲雖豐閩監毛本作豐此本豐誤豐下同

田里不粥節

田里至不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司空執度地節

沮謂萊沛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沛也是釋文本沛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

司空至之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并作井

言沮地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沮地誤祖也

堪造邑井

惠棟按宋本作造此本造誤達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則用力難重

閩監毛本作難此本難誤雖

按遺人云

閩監毛本作遺此本遺誤貴

凡國野之道

惠棟按宋本作野衛氏集說同此本野誤則閩監毛本野誤家

老者食少

閩監毛本作者衛氏集說同此本者誤之

老給壯糧

惠棟按宋本作糧此本糧誤者閩監毛本同

凡居民財節

必因天地寒煖燥濕

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濕作溼○按依說文當作溼漢隸多以濕為燥溼字

使其材藝堪地氣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藝作執宋監本

謂其情性緩急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情性二字例衛氏集說同

謂旃裘與絺綌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惠棟按宋本旃作氈宋監本同

○按氈正字旃假借字

卧則儻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儻上有同字正義云正本直云卧

則儻足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

衣羽毛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羽毛二字例

凡居至曰譚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中字誤移入下行此下六行行末一字通

移至七行水性則信則誤經而止閩監毛本不誤

各須順其性氣材藝閩監毛本作藝衛氏集說同此本藝作執

從此以下至北方曰譯惠棟按宋本作從此本從誤後閩監毛本後改自

雖不火食閩監毛本作雖此本雖誤如

非惟彫額閩監本同毛本額誤刻考文引宋本作額

衣羽毛穴居者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毛下衍於字閩監毛本同

林木又少閩監毛本作木此本木誤本

依東夷傳九種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據後漢書九種下補曰猷夷于夷方夷黃夷

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李迥注爾雅云共二十五字而後接一曰元菟句盧文昭依爾雅疏增作依東夷傳

夷有九種曰猷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又共增二十二字

三曰高驪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驪作麗

一曰天竺馬本同監毛本竺作竺是也衛氏集說同

二曰咳首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首作者

四曰跋踵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跋作跋衛氏集說同

八曰旁脊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旁作草盧文昭云韋亦譌皇侃論語疏作旁脊

戎者兕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也作戎

二曰戌夷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央作夷衛氏集說同盧文昭云戎夷紺珠作戎夫皇疏作

依豹爾雅疏作戎夷

四曰單于段玉裁按本單作單

正本直云閩監毛本同補錄按云正疑定字誤

卧則僣無同字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僣下有足字

是依其事類者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凡居民量地節

凡居至興學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終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八終記云凡十五頁

禮記注疏卷十二按勘記



